#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 欽定四庫全書

##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七

宋　祝穆　撰

### 居處部

#### 先廬

羣書要語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大誥

詩句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坡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坡　喬木依然擁舊廬坡

##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左昭三

有宅一區

揚氏之先揚季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㕓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録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

不保衙門

後周王罷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舊宅不改衙門

先人敝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守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通鑑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宰相弗與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穴舍以廣第訥吒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不求增廣

李愬其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從外鄉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勿便飲膳難得自村疃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云予自

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邇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寜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

於頫盖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頴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輙為太息嗟乎此文不可作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容齋隨筆

門

羣書要語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釋名司門掌授

管鍵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周禮蓽門圭竇注蓽門柴門圭竇小戸穿壁爲戸上鋭下方狀如圭也儒行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語十夫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萬章踵門而告許行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郷愿乎盡心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盡心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楊子門雖設而常關陶集稚子候門同上

詩句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晝睡韓剥剥啄啄有客至門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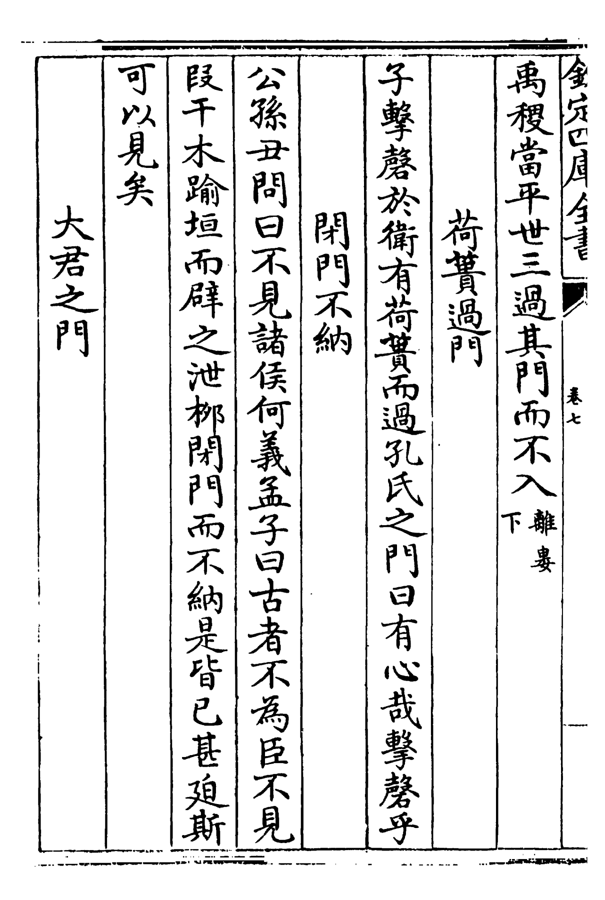
靄靄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荆公門垂碧栁似陶潛李丁丁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閭

魏文侯過叚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入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荷蕢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説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漢孔融告高密縣特爲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閑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 見謁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門容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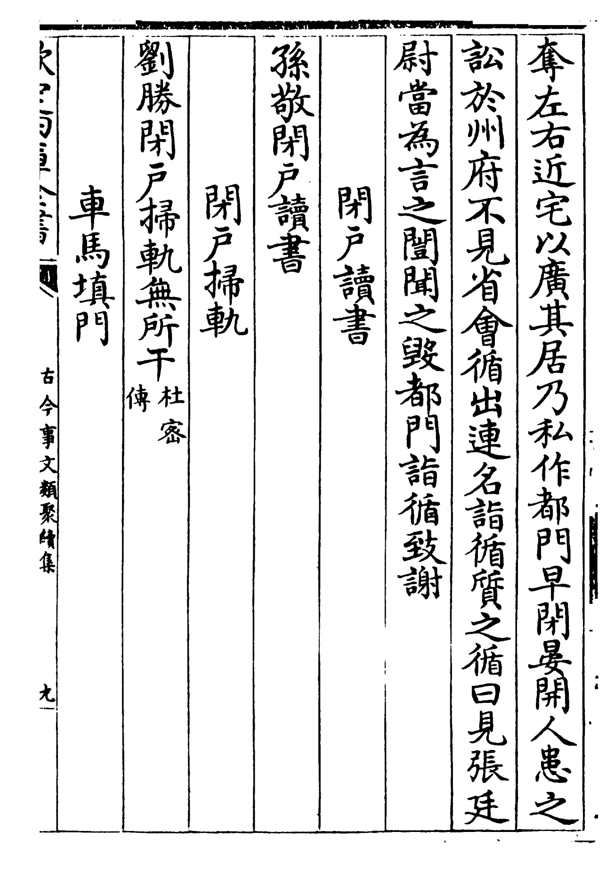
晉陳頵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車馬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仕至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


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之闓聞之毀都門詣循致謝

閉戸讀書

孫敬閉戸讀書

閉戸掃軌

劉勝閉戸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東陽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暇車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爲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樞動本爲榮辱主長因户外細推尋乾坤出入無窮象

夷狄閑防有限心揜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簫韶奏穆穆無凶合在今

鄰

羣書要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遂人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洽比其鄰十月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旣濟鄰有喪舂不相曲禮睦乃四鄰以蕃王室尚書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隱六救菑恤鄰天之道也

左傳棄信背鄰患孰恤之同上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鄰可以禦患也晏子

詩句王翰願卜鄰杜芬芳孟母鄰杜傍舍頗淳厚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杜斟酒聚比鄰陶淵明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井井為比鄰李白任屋住連墻往來欣莫間韓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坡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白居易與元八卜鄰 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柳子厚劉禹錫 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相看萬事休 劉和 蚕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坡

古今事實

三徙卜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

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焉用倍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襄三十

栗與鄰里見栗門

連墻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見先廬門

不納嫠婦見寡妻門

不納鄰婦

昔顔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壊婦人趨而至顔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旦而

薰晝束薪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人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見燭門

東家立見師生門

灌其鄰爪見爪門

里母東緼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爲南兖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闇人少之不爲通季雅强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于武帝拜衡州刺史

祭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鄰墻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耳鄰人竊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鷄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 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隔籬聽談

宋張鏡與顔延之鄰居顔談義飲酒叫呼不絶而鏡静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益地與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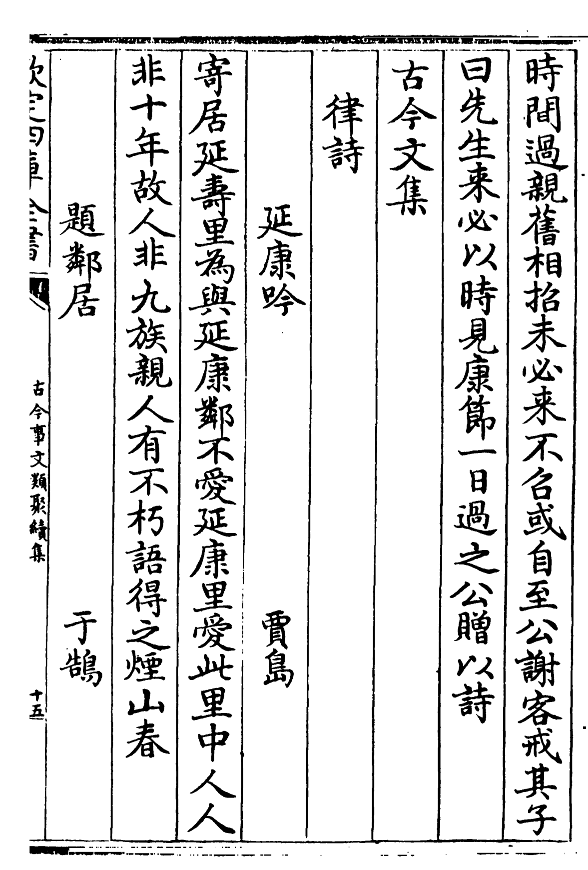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録

鄰居占地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批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宋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



時間過親舊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来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郭還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賔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倍

之故詩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閒

謝邵堯夫見訪

富國彦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鎧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隱居詩話

樓閣

羣書要語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膢也言牖戸諸射孔髙明覾遠樓樓然也釋名譙門謂門上為髙樓以望耳樓一

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憑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粲賦）閣樓也（說文）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牕者又云延長也

詩句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柱柱玉盤龍（鮑昭）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面春築飛閣（山谷）嵩峯三十六終日對高閣（歐）注目寒江倚山閣

古今事實

十二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黄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作飛廉觀

秦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王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感鳳凰来集一夕皆隨鳳去列仙傳

庚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綠珠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綠珠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

賊聞之皆悽然長歎棄圍而走

迷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爲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新宫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

華蕚

唐玄宗於宫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

李德裕徙劒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人相接者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燕子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白集

五鳳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

滕宗諒子京左官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爲之記郡僚禀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禄閣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曰惟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見神傳門

凌煙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本紀詳見畫象門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剥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名蔣乂至答曰此聖歴中侍臣圖賛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此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

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閒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即以為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

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梁梠動揺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為散合衆流放於荷華浦沉清浮緑鳧鷖棲止而綺荷文蔘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頫仰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繪艓纓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娱於耳目之狹者易狥而廸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郴

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莒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溪豈名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奥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遒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為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内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栁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

守吴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静吏民所懐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閻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絶乎君初至損税直増學廪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松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録以次惲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凴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俯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来抑何幸屢此承晤歎生平蔕吝㑹耆若層氷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敬夫春風樓　楊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洙泗四海無人萬古空詠歌一聲湍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手未忍傍觀縮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

樓外春江緑如酒櫂門得似聖門寒萬波横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希由求相顧只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不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黄魯直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篴披襟夏簟寒胷吞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泠似鐵誰其繼之方公悦

李公擇求黄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

者　　蘇子瞻

黄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黄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敝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来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然不然

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怪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憩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賔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説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窓間遽相傳曰

此仙人吕洞賔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説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鸛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遥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通遍與雲齊人從別浦今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黄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二首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鈎直將眼力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户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没間

登岳陽樓見湖門

黄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凄凄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後村詩話

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来值摇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鸛雀樓　　李益

鸛雀樓前百尺墻烟汀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相思處滿目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彦升

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住水邊頭風清玉簟慵歆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濶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送斷殘花一夕休

雜著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詩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

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

響窮彭蠡之濵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遥吟俯暢逸
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纎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緑竹
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
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
無窮興盡悲来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吴會
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
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

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思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

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别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令中丞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楊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

處竊奇自賞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為邦伯適及朞月公復来燕于此公乎得無情乎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屬腐黒撓折者易新之葢瓦級甎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

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横空敞新閣高處絶炎氛野迥長風入天凉秋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黄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紘已為佳人絶青眼聊因美酒横
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七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亭臺

羣書要語亭停也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釋名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也漢職典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釋名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泰誓注仲夏可以

居高明可以處臺榭月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同上

詩句戀月留虛亭韓石磴縈回入杳冥杉松高下簇虛亭坡藕花開處復開亭荆公臺忘歸步月臺杜層臺指中天謝青天白日映樓臺韓

古今事實

漢蕪蔞亭見粥門

晉蘭亭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見香門

靈臺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君若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

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國語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孔文舉書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詳見冬至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

臺所以觀天文之變 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爲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久爲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 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賛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

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壓廼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輙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愧故志之

##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㝡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頹乎坐閒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賔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

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

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

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

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犖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逆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渾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

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脩廡陟穹巘有亭若在天半𢷎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闤闠數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

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横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覧未既驚風欻起林木呌呼大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謂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月日誠齋野客楊某記

古詩

頽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成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盃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凝古篆詰曲如縈帶寧愬羽觴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筍添夏影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

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迹到不逺雖有來路曽無縁窮竒極恠誰似子

搜索幽隠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髙月白㝡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

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

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緑浪揺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

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豁然處初不從外得遥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歉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 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檻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鷥寒晚
木初彫栁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叫鄉涙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緑樹為佳客紅蕉當美人笑
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栁條藤蔓繫離情黄鶯久住渾相識
欲別頻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鎻春池滿歲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来少客来多

山壁偶題　劉彦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来塵意已潛銷寂怜曉日浮波影滿壁煌煌玉電揺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

蟬曳殘聲過別枝凉月照窻欹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在茲

雜著此下係臺

凌虛臺記　　蘇子瞻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

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髙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従事蘇軾而求為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虚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

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甞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

已言於公退而為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又為中元節不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文公弼必塗改至為公作凌虛臺記末云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

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聞見後録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題太雲寺觀臺　黄魯直

瘦籐拄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

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齋閣 書院精舍附

羣書要語齋潔也說文或曰齋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歐陽公東齋記閤小閨謂之閤門旁

戸也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寺至今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産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蕭齋杜陽編

開東閣係閣

公孫弘爲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sub>戚綸之父名</sub>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名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寛於石鼓創書院宋初賜勑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禄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鱠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慴也子越

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闢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齊圖書拂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劒於壁冠佩在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事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徼

吟而輕呼使熊羆貙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予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撫髀露腹便然酣卧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石泉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予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予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爲利僅耳喜津津出顔間而手足趯趯然揺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

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 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其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虫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

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咤叱北牧祁連西撻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别班正容端色以齋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近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

之所為幸乎安者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黄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静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黄綺潛於時故默然而寢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傲而出因記其語

於辟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有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戸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盖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於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

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来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歴舟檝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冐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

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云又因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盧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客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輙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呢嚅呫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屐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拈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鬚廣顙秀眉箕口倨坐其

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去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溫罷入室剌剌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别去上馬愁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耿耿悽悽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大欺我歟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顔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

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旦吾遊越則越為吾廬暮吾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賔孰主哉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籧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燕越之間與閑口亟休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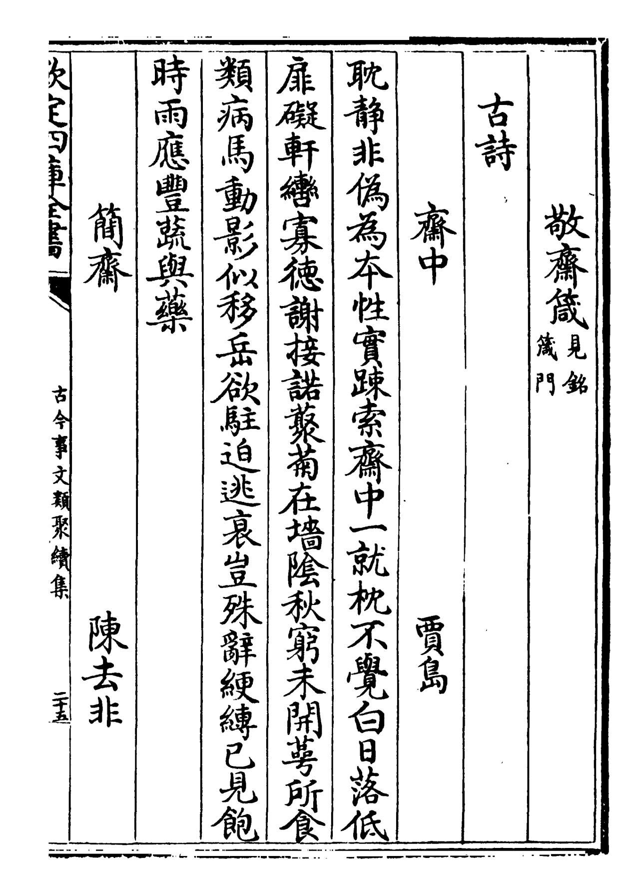
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惝怳自失意若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為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名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殆如兒戲且不應與公家學校類誠如来諭某切以為是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盤有銘几杖戈矛之類色色有銘盖自成湯呂望以来比比有之君子不以為非也齋舍學者

所以藏脩游息者使其銘之而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俯而誦其辭反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心油然而生此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為非王晉公之三槐韓公之醉白文潞公之徳威又不論也大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可以義起者君子亦有所不廢如必沿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有齋而況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名自胡安定始置治道等齋以為諸生肄業之

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為法庠序齋舍之有名往往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為公家之法公家之法顧不可以為匹夫之法耶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過也盖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殆類私立名字者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為馬糞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目夏侯泰初以易之所謂深而泰初復目晏以神然浮偽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神者反辱矣



敬齋箴 見銘箴門

##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静非偽為本性實踈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礙軒轡寡徳謝接諾藂菊在墻陰秋窮未開蕚所食類病馬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綆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藥

簡齋　陳去非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女而况使鬼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遙集幾屐了平生領軍一屜鞋千載笑絶纓槐陰自入户知我喜新晴覔句方未了簡齋真虚名

同姜濬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

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隱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閒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踈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 雜著 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静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嘉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其從多士往觀焉曰

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爲决科利禄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茍能充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徳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

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荆湘之會江漢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寛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勑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疇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

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衛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敎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

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歴熈寧之盛學校之宫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宫置博士弟子員皆未甞考其徳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甞欲别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

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

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熈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䀋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𠞊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

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
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冦戎者斧斤之聲相
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
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
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
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
祖謙記其成祖謙竊甞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
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

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禄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竒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徳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

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
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
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
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
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
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楊
㴱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
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

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粤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来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蜕骨在焉溪出其下絶壁高峻皆數十丈岸

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目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廹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遥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宫宿焉明日始能

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陪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盖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盖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熈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禄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川之樂矣盖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

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
僅得𡸕敵面勢清幽竒木佳石拱揖聨帶若陰相而遺
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
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髙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
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
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
以學行其郷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
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

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胷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栁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以下係書院　朱元晦

清泠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軒絶來過學館空廢址鳴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褰緑羅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衿珮多博約感明恩涵泳熈泰和凄凉忽荒榛俯仰驚頽波發教逮綱紀喟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

又

昔人讀書地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翦除聖謨已洋洋亦有皇華使肯来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弦歌有遺韻絶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拾

呼到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懐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横流詩書澤下及揚李霸炎神捨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茀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敕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又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融怡鳴泉来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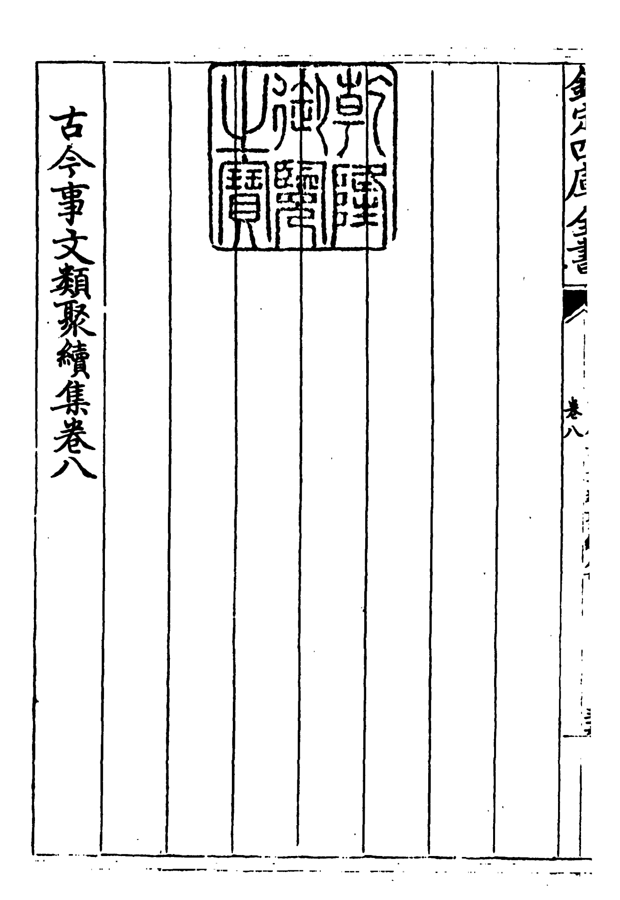
叢緑閒愛彼松栢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逶迤游魚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山中友和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以下係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娱人游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悦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沿泝此中半水深波浪濶浮綠春渙渙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嶄巖露垠堮突兀倚蒼漢淺麓下縈廻深林久叢灌胡然閟千載遽此開一旦我乘新村舩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峰躊躇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